穀玉類編

卷十七至
卷二十

AE
4
W284
v.4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穀玉類編卷十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涉歷類

賞譽　規箴　遊宴　餽贈　餞送
旅寓　借債　報恩　報讎　富厚
貧乏　奢侈　吝嗇

賞譽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行奚然對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友親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中軍尉勇以喜仁

其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

黃憲汝南人潁川荀淑遇憲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閎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 後漢書

郭林宗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後漢書

陳仲舉京師士大夫號曰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稱之如瀏瀏松下風時人之仰重可想 青州先賢傳

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襄陽記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時人目太初如朗月入懷 世說

王戎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晉書

王衍儁秀有令望王敦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和嶠有盛名於世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褚陶錢塘人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

薛兼丹陽人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樂廣有海內重名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

蔡克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曰山子以正字抜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官曰正人之言驗矣陳頵時爲大郡號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問

吏曰此郡人士爲誰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

王綦方正亮亶介然不羣人比之朱絲繩

世目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 世說

廬江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南史

徐勉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

房元齡年十八校讐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唐書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 世說

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五代史

王旦爲右正言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每曰王君淩霄聳壑棟梁之才貴不可涯 宋史

文彥博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文同操韻高潔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黃庭堅稱周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鄧廸稱李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 金史

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每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深同四海而高並五岳他日必居此座

成祖手䟽大臣十八命解縉評之惟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福參贊南京時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

知公名安得不識 明史

正統初天下淸平中外翕然稱三楊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

蹇義爲人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王翺爲尙書李賢嘗語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也

陳茂烈字時周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曰從吾謂彭時也又問曰時周且曰與時周語沉疴頓去

孟秋督視山海關以道義自勗許予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茆屋

數椽書史狼藉其中歎曰孟我疆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

規箴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管子

魏武侯浮西河水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說苑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止之君謂謁者無爲賓通人有請見者曰臣

道一言而已過三言請烹君見之賓曰海大魚則反走君曰願聞其說曰海大魚網弗能止鈎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君曰善乃不城薛（淮南子）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後漢書）

虞延陳留人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之諫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往候之棠不與言但

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淸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賈詡爲大中大夫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屏左右問詡詡不對曰屬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志

王述爲司徒王導中兵屬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晉書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虞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說他事以拒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又因書極諫寶應大怒後寶應敗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　陳書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爲假山召賓僚共觀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鞭笞流血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聞而亟毁之　宋史

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歙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

欵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宋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誠禽荒何太祖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 明史

梁寅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教寅曰淸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金幼孜從成祖巡邊度鷄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

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

盛寅授御醫一日召見成祖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

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鎭廣西故事鎭帥初至土官率饋獻帥受之即爲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

遊宴

向長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高士傳

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晉書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申其志及稱病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許掾許詢也○世說

宋宗炳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侍中謝靈運賜假東歸遊娛宴集以夜續晝爲御史中丞所奏免官旣東還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宋書

劉歊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南史

王晞除并州長史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謂之物外司馬 北齊書

許謹選與親友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世說

陶峴彭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身則泛遊江湖徧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置飲饌僮妾共載値天下無事經過郡縣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

招而詣者吳越中號爲水仙 鴻書

楊維楨元末徙居松江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 明史

餽贈

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左傳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子思曰伋不幸而困乏之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方乏之於食而乃飲宴

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孔叢子

王丹姿性方潔時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後漢書

魯肅好施與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吳志

王恭與王忱友善忱訪恭見恭所坐六尺簟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晉書

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遣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贈之通

意。齊書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

何敬叔齊長城令。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南史

領軍將軍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勿爲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

陸贄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饍。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

而已唐書

張簡初爲道士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爲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明史

孫燧巡撫江西時宸濠逆狀已露瞷燧圖已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卻之

餞送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詩經

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三輔黃圖

郭林宗游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後漢書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世說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人重內任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生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 唐書

范仲淹貶知饒州朝士畏宰相無送仲淹者獨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天下賢者吾得爲其朋黨幸矣宋史

太祖名諸儒纂禮樂書以楊維楨前朝老文學遣官幣聘賜安車詣闕廷惟楨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畧定卽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胄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明史

張孟男爲尙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

旅寓

叔孫婼如晉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左傳

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史記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世說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張翰吳郡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

而歸 晉書

梁庾信來聘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及陳氏與朝廷通好請王褒及信高祖惟放王克等信留而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

唐蕭穎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鷴賦意謂已之不得歸猶鷴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鴻書

周砥吳人僑無錫博學工文詞與宜興馬治善遭亂客治家治爲具舟車盡窮陽羨山溪之勝其鄉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厭之一日貽書别治夜半遁去 明史

李材。豐城人。撫治鄖陽。以激變事被訐。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

楊翥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寓窘乏。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已。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歷官禮部尚書。

借債

周有逃責之臺。周赧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債急逃此。漢書

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莊周忿然曰。周昨來。中道有鮒魚焉。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鮒魚忿然曰吾失我常與得升斗之水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

甄法崇爲江陵令在任嚴整時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上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入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命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雅狼狽輸送 南史

曹武爲前將軍遇誅武性儉嗇獨饒粱武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忽夢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甚懼忽見武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忘我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七萬可還令其市宅帝覺使主書送錢還之

李沆家貧嘗貸人錢而多負太宗別賜白金五十萬以償之宋史

滕元發知開封府民王頡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憤而致傴因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頡投杖仰謝失傴所在

孫秀實爲里中王和代假富人鈔一千錠貧不能償和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成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元史

祝允明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名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明史

報恩

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卧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左傳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信布衣時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及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史記

張蒼坐法當斬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市安邱孫嵩游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屏人審問曰視子非賣餅人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岐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嵩在座不爲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舊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爲青州刺史三輔決錄

孫權既斬黃祖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

寧爲請叩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吳錄

李大亮隋末署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與定交大亮歸唐官至右衛大將軍常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太宗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之而多弼不自伐也唐書

李白嘗爲永王璘僚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況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知蘇州。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明史

李時勉初爲翰林侍讀。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報讐

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左傳

豫讓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之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釋去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人問之豫讓也使兵圍之讓自殺史記

蘇不韋父謙以太守去郡歸李暠爲司隸校尉收謙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載喪歸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克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

此經月得達暠之寢室值暠在厠因殺其妾并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一夕九徙不韋知暠有備乃馳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阜頭以祭父墳暠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發病死不韋遇赦還家始改葬行喪　後漢書

孝女王舜者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長忻與其妻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並孤苦寄食親戚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乃密謂曰我無兄弟致父讐不復今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隋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北史

叚居貞妻謝字小娥居貞與謝父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

江流人救以免丐食至上元夢夫及父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也小娥詭服爲男子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托傭蘭家蘭寢倚之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他日蘭集羣偷釃酒蘭與春醉卧廬小娥閉戸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贜千萬其黨數十小娥蹤其人上之官皆抵死　唐書

張藏英涿州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居道避地關南藏英乃求爲關南巡檢使至則微服攜

鐵撾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遂禽歸設父母位刳其心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　宋史

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歌謔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卽厠上拉殺之

景清再遷御史大夫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

所藏刄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成祖怒磔死族之明史

劉球爲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初球言麓川事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球絶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

王世名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爲俊毆死世名年十七

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俟有所餽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已像於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爲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俟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於衆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詣吏請死時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頃之大受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爲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

食而死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富厚

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玆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 劉向新序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歎曰計然之策七既巳施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變名姓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䟽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記

猗頓用盬鹽起而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之先用鐵冶富至僮千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

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漢書

南陽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後漢書

郭況皇后弟也光武以況爲大鴻臚數幸其第飲燕賞賜金錢縑

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金穴

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不悅他日就宏燕飲半醉謂曰我欲履行汝後房便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而還 南史

郝處俊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若許郝富若田彭 唐書

東京留守李憕頗殖產伊川自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

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飲後肉色

並如金時人目爲金身宰相　獨異志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别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對曰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千囤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北夢瑣言

王行授徒齊門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則然臍之慘不及矣　明史

貧之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

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夫郤昭子恃其富寵以泰於國身尸於朝宗滅於絳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 國語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衞結駟連騎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史記

司馬相如家貧家徒四壁立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漢書

范冉好違時絕俗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

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冉嘗辟萊蕪長○後漢書

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晉書

吳隱之爲謝石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薄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南史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隨僧齋食僧厭怠齋罷而後擊鐘播

題詩壁上曰上堂巳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詩皆以碧紗羃之矣乃續曰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摭言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稗史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公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錢三百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

高邁朝廷名至太學乃昔索遊孫秀才也文公歎曰貧之爲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東軒筆錄

許衡家貧躬耕自給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籺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元史

羅復仁爲學士太祖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閒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堊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 明史

方孝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

成祖宴近臣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工部侍郎張本案設陶器諭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其爲上知如此

李中自廣西提學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爨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

奢侈

趙平原君使入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晉書

石崇財產豐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

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而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徐湛之貴戚豪強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與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名奢豪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南史

劉悛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爲益州刺史作金浴斛餘金物稱是

徐君蒨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珠寶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韋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每食廚中所棄不減萬錢以五彩紋作牋書使侍妾主之 唐書

河間王琛豪富造文柏臺迎風館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啣鈴金龍吐珮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椀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皆是西域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積其內琛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伽藍記

叚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世說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取真珠布土壤間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人號侈寶 南唐近事

王鎔襲成德軍節度使時奢侈無度日費錢一二十萬至二三十萬不等又好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 五代史

孫晟官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孫承佑在浙右日恣爲奢侈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騎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 宋史

太監王直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明史

鄢應龍劾嚴世蕃貪縱謂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

鄢懋卿總理鹽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歲時餽遺嚴氏父子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

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

吝嗇

平陵士孫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資至一億七千萬富聞天下而性儉嗇嘗宿客舍僱錢甚少其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然不知實是景卿 三輔決錄

王戎性儉嗇天下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晉書

和嶠家產豐富然性至吝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

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宗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世說

尙書歸登性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悞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遂大怒詈不止其妻由此没身不食肉 北夢瑣言

李崇爲尙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豈非一十八種耶聞者爲之大笑 伽藍記

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良久怒曰是必來獵酒也 續世說

周奎莊烈帝周皇后父也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高密諭奎

倡勛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人以是笑奎之愚云。明史

穀玉類編卷十七

穀玉類編卷十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利澤類

厚德　睦族　賑飢　好施　焚券
育嬰　葬骸施棺　放生戒殺

厚德

東海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方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書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書生謂忳

曰我嘗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彥父與忳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後漢書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

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庾袞事親以孝稱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世號之爲異行寇難方興乃適林慮山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晉書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淸約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之

而昝欣敬逾甚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昝見而避之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嚴植之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充奴僕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南史

魏蘭根爲岐州刺史從蕭寶夤討破宛川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敵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隷於是盡以歸其父兄　北史

庾季才周文帝令參掌太史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鄧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事母以孝聞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對之燔契他年又飢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之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

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之民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獨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民感其德土風亦改 隋書

嚴善思爲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 唐書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兒子襁褓親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王祜官兵部侍郎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祜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子旦後官至宰相 宋史

薛居正知朗州會亡卒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剪滅羣寇擒賊帥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

查道侍母奉養以孝聞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殆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趙抃長厚淸修平生不治產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

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

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余良肱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

馬默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汝胡不以乏糧告而專殺如此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

陳規好振施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

袁韶慶元府人歷官浙西制置使初韶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沒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卽送還其母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其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燬使

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頴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㷀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明史

商輅爲大學士旣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鄭善夫敦行誼婚嫁七弟妹貲悉推與之葬母黨二十二人

睦族

氾毓敦睦九族遠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書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甲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表異門閭唐書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賜縑帛而去

陳兢江州德安人其祖崇唐僖宗詔旌其門崇子袞袞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婢妾上下姻睦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兢即昉弟之子宋史

范仲淹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子純仁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吳奎少甚貧既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沒之日諸子至無產以居

韓元善歷官中書左丞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復以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敎族人子弟 元史

張閏延安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聚一室爲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

鄭濂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濂以賦長詣京師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歎　明史

陳選歷廣東左右布政使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

賑饑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禮記

成都趙溫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後漢書

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饑訪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天旱歲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袁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死故爲之耳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劉善明平原人青州饑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南齊書

清河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於通衢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鄉里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忍殺

其親遂還其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魏書

李皐貶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越秩三品民聞喜舞唐書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使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宋史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歲大饑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曰民飢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悅之賜龍衣上尊 元史

王薦性好義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

徐九思爲句容知縣歲侵穀湧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糴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糴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糴乃以時價糴其半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

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　明史

牟俸天順八年巡撫山東歳祲請發倉振濟十月復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飢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棉帝皆嘉納

好施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後復得訾千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漢書

太原郇越散先人訾千餘萬分施九族州里

馬援少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後漢書

武始侯張奮節儉行義常分損租俸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种暠父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

劉翊潁陰人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會行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赴義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季禮意其子相也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劉凝之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餧餓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

市門覩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宋書

南平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哭之曰建安王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喪事得濟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給之建安偉之始封也○梁書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急如此陳書

郭元振少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

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買名氏

劉宰金壇人正直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飢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其力藉貸以繼之無倦 宋史

董文直性好施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元史

魏敬益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財爲之嫁娶歲凶飢者爲糜以

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衆聞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請加旌表

尚書魏驥里居二十餘年與里人稠處增隄濬湖捍禦災患年九十八歲卒賜祭葬如禮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賑飢民憲宗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明史

黃福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匱乏而已

丁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貲以振至天啓五年復捐粟

三千石振貧民以貲三千金代下戸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

焚劵

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有能收責於薛者馮煖署曰能於是載劵契而行曰責畢收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馮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劵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劵反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者義耳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爲君市義也戰國策

樊重性溫厚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後漢書

顧顗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顗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南史

王弘父珣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劵書一不收責宋書

崔慰祖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南齊書

盧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魏書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川沙門資産巨富在郡多出

息常得郡縣爲徵及謁見璵則談問元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 北史

沈倫在相位日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 宋史

八剌术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 元史

梅國楨初除貴安知縣中官詣國楨請收責於民國楨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 明史

育嬰

章帝詔曰君者視民如父母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

者眞給如律 後漢書

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卒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晉書

郗鑒值永嘉喪亂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宋書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

其資費濟者千室南史

理宗淳祐九年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嬰兒宋史

李宥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

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葬骸施棺

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

文王賢矣澤及枯骨況人乎　新序

曹褒爲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百餘褒以問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無後者不得埋掩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　後漢書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范叔孫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

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皆得全 宋書

嚴世期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 南史

劉昌爲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城平凉當刦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斂以棺槥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 唐書

范純仁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計 宋史

危稹知漳州漳俗不葬親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

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郭敦知衢州府衢俗貧者死不葬輒焚其屍敦爲厲禁且立義阡
俗遂革　明史

李信圭知淸河縣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塚瘞之

張鵬景泰初授御史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鎭軍士敝衣菲食病無
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櫝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
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槩行之

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
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

放生戒殺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售也田子方曰哀哉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乃束帛而贖之以放焉 韓詩外傳

孟懿子獵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求麑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 說苑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南見一黃雀爲鴞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蟻所困寶愍之取歸養之百餘日毛羽成放之其夕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救拯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續齊諧記

孔愉以功封餘不亭侯。初愉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遂佩焉。晉書

何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初胤侈於味。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故胤末年遂絕血味。南史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嘗聘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陳書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

漁者皆無所得才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北齊書

鄢叔敬楚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股患其逸也敬叔購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澄江忽洪水漫流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有兩蝦蟇戲於橋畔覩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獻徵錄

穀玉類編卷十八

穀玉類編卷十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一

仁恕　義烈　方正　剛直　清廉

仁恕

丙吉以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武帝疾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

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漢書

崔篆爲建新大尹行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後漢書

袁安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到郡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丞掾皆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吾粲爲參軍校尉以舟師拒魏將於洞口値天大風諸船覆沒其船尙存者水中人攀援號呼他吏士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吳志

高允爲中書侍郎崔浩之被收也世祖怒甚勑允爲詔自浩以下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此帝怒命執允恭宗拜請得免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皆身死 魏書

屈突通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

怒收太僕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陛下豈容以畜產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願身就戮以延衆命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遂皆以減論唐書

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繼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舉無異辭

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武后僭位吏以周內窮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如此獲

宥者數十百姓轉司刑少卿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

曹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宋史

王旦爲相日者上書言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帝復悔馳取之而已焚矣由是皆免

石皐補郡吏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及城破命皐計州民數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闍母讓之皐曰大王爲朝廷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焚之不可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皐子琚後官丞相 金史

沈璋權知潞州事初太行賊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怒召璋呵責欲殺璋璋曰此輩初無叛

心蓋爲賊所脅者故招之復來今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帥怒解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

耶律楚材遼東丹王八世孫太祖名見處之左右時州郡長吏生殺任情楚材入奏請禁大辟者必待報於是貪暴稍戢太宗即位楚材拜中書令帝南征詔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

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元史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宄遣使窮問無蹟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曰事固類脫姦宄然昇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宄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徐達與常遇春敗陳友諒軍於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爲後患達不可乃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遣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及攻張士誠城將破達與遇春約曰師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

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既入吳人安堵如故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其故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鑑矣達封中山王遇春封開平王○明史

薛祥爲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太祖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鬭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鎭法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

楊棨擢廣西布政使將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全活無算

艾穆擢刑部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張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義烈

厲王虐國人畔襲王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史記

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屠岸賈為司寇擅與諸將殺趙朔滅其

族朔妻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杵臼與程嬰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告趙氏孤處諸將喜發師隨嬰攻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而趙氏眞孤反在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名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嬰乃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欒布爲燕將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名彭越責以謀反戎三族梟越頭於雒陽詔曰敢收視者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朱雲好倜儻大節爲槐里令坐事廢錮至成帝時丞相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尊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於是左將軍辛慶忌曰此臣素著狂直當容之上意解然後得已 漢書

劉平楚郡人天下亂平扶母逃難弟仲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龐萌反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

斂兵曰此義士也遂解去後漢書

廉范爲太守鄧融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托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曰君困厄晉亂耶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繆彤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免太守梁湛召爲决曹史湛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叛湛妻子避亂他郡彤獨留爲起墳冢乃穿廣室晝則隱竄夜則負

士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朱暉好節槩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式受業太學時長沙陳平子亦在學與式未相見而病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子從其言式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孫拯爲都督陸機司馬機爲宦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晉書

王義方性謇特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徒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委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乃去義方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廹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即上言姦臣肆虐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下移請下有司治正義死

狀對仗叱義府下跪聽所言高宗方安義府狡佞貶義方唐書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剸腹中腸出被地而仆后聞大驚命高醫內腸褫桑赭紩之閱夕而蘇后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陳東俶儻負氣以太學錄召至未得對會宰相李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請誅澈及東乃與澈同斬於市東初未識綱特以

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宋史

青文勝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明史

何麟爲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啟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卽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晉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臣不能啟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遊且易服微

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郅惲陛下寛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之

楊繼盛遷刑部員外郎劾嚴嵩十罪五奸世宗大怒下詔獄獄上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

黃輝以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神宗寵鄭貴妃踈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內豎徵知其狀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僇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槖饘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

周順昌爲文選員外郎乞假歸魏忠賢誣以贓賄矯旨逮治順昌好爲德於鄉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等前謁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

耶蘧擁大呼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府縣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詰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五人論大辟臨刑皆延頸受刃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

方正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爲中軍尉河曲之役宣子之車干行獻子戮其僕人曰獻子必死矣役罷宣子觴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我言韓厥於君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

也說苑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戸而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孔子家語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後漢書

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有爲清河太守者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葢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勢貪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于勳勳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李固爲太尉質帝崩固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梁冀欲立蠡吾侯志而固堅守本議冀乃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固子燮爲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

時議者不同續竟歸藩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後漢書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說

辛毗爲侍中時劉放孫資見信于上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毁其高節耶魏志

張昭爲吳王權長史權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還謂曰共作樂

耳公何怒乎昭曰昔紂爲糟邱酒池長夜之飮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慙遂罷酒 吳志

董允爲侍中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允卒皓始預政事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蜀志

魏高貴鄉公崩文帝名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文帝遣人輿致之謂曰元伯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文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 晉書

何充爲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

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宋書

阮長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

江斅爲都官尚書時紀僧真幸於齊武帝謂帝曰臣階榮至此無

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

南史

冦儁爲司空府主簿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横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田還底孝莊帝嘉儁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 周書

傅奕爲太史丞上疏極詆浮屠法高祖下奕議有司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所謂非孝者無親

帝善奕對及太宗卽位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耳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因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 唐書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爲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韋貫之初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曰素聞其賢願識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詰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不往官亦不遷子澳第進士十年不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巳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李沆爲尚書右僕射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宋史

杜衍淸整人莫敢干以私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仁宗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樂京有行義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竄食於外爲嫁之
陳師道高介有節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問秦觀曰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懐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終不往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沈畸爲御史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李孝壽張茂直鞫之京猶以爲緩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暌以顯仕畸至蘇即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

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

晏敦復素剛嚴時秦檜方贊屈己之說敦復爭之檜使所親諭曰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

楊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宇文公諒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翼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

元史

魯穆爲福建僉事理寃濫摧豪强民呼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於朝明史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考滿入京王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

文徵明爲人和而介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是時專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先是徵明父林知溫州識張璁諸生中璁既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淸名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淸亟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耶徵明正色曰先君棄

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淸有慚色尋與璁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

陸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爲張居正所推卒不附也

剛直

汲黯性倨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太后弟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常揖之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大將軍青旣益尊然黯與亢禮 史記

鮑永爲司隸校尉光武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辟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後漢書

郅惲爲上東城門侯光武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獵書奏賜布百匹

張綱爲御史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八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御京師震悚

虞詡歷官尚書僕射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

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卞壼爲尚書令時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郄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　晉書

滎毗性剛鯁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曰舉卿適以自罰也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高祖聞而嘉之賚絹百匹　隋書

崔隱甫爲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元宗

名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入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唐書

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豪右大震

薛存誠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憲宗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詰臺諭曰朕須此四面詰非赦也

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名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

魯宗道爲右正言風聞多所論列眞宗書殿壁曰魯直仁宗卽位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宋史

劉恕直史局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言公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

勸使復舊至面剌其過安石怒變色怨不少屈

胡銓除樞密院編修官宰臣秦檜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王倫秦檜孫近之罪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北使責以無禮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檜以銓狂妄除名編管昭州

陳天祥爲監察御史會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懾無敢言者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世祖名天祥與世榮面質之天祥再舉其所言與未及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　元史

許有壬歷官集賢學士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事有不便明辨力爭不知

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

歐陽銘知臨淄縣常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　明史

王恕由巡撫改南京兵部尚書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

清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左傳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弗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家語

孔奮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被徵单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斂

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後漢書

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威爲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晉書

吳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廣州

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始終不易後至自番禺其妻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水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道人驚云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還十餘彬堅不受　南史

寇儁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

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周書

杜暹以監察御史按事入突騎施帳敵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唐書

裴寛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寛義不以包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以女妻之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

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宋史

錢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饋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卻之

張問處己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世衡遺之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劉永一陝州人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

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嘗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僧死丞一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

曹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後因欲合藥取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呼其子歸之其廉愼不欺如此元史

張昺遷四川僉事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昺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荅其意知縣丁洪昺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明史

柴車在江西參議時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餽蜜一

嚚發視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

毛吉擢廣東僉事擊賊被害方吉出軍時賚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旣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

李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旣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張瑋出爲廣東提學僉事粤俗奢麗督學至宫室供張輿馬儀牽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磊砢璀璨瑋悉屏去弗視也大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於瑋瑋即日引去歸而布袍草履授徒於家

縠玉類編卷十九

穀玉類編卷二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二

誠信　勤敏　雅量　謙恭　儉約

識見　智謀

誠信

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

也由不能夫柳季季路立信於衛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劉勰新論

何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梁書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巳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

高允爲中書侍郎以經授恭宗崔浩之被收也恭宗謂允曰見至尊但依吾語入見帝曰高允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曰國史皆崔浩作不允曰太祖紀鄧淵所撰先

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世祖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允竟得免魏書

魯宗道爲諭德時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名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

后及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宋史

宋濂性誠謹。嘗與客飲。太祖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問名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於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景濂濂字 明史

祁彪佳巡撫江南。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

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勤敏

禹爲人敏給克勤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史記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晉書

柳蚪爲洛陽行臺郎中時軍旅務殷蚪厲精從事或通夜不寢馮

翊王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 周書

李傑爲河南尹旣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 唐書

劉晏以左僕射領轉運常平鑄錢使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决無畱

李芾歷官湖南安撫使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 宋史

蘇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元史

王翺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

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名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 明史

雅量

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爲長者 史記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卓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然解與之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後漢書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周瑜性度恢廓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之乃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江表傳

謝奕性粗嘗忿王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

復坐人以此稱之。晉書

有鄉人盜郭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裴遐器宇宏曠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

羊侃性寬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梁書

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宋遣刺客呂元伯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以仁義爲干鹵何憂乎刺客遂舍之時人服其寬恕 北史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巳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巳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唐書

裴行儉封聞喜縣公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珍寶因宴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委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請文昌怒奏徽取士以私紳及元稹擠其非遂貶江州刺史或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無愧於心安事辨證耶勑子弟焚書

呂蒙正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時皆服其量 宋史

王旦爲司空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

呈旦旦令送還客院準大慙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咸得卜謗之於宗王奏殺之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罷之屬有論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眞寛厚長者 元史

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吏污所服金織賜衣原吉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吏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

忍矣〈明史〉

謙恭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史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其共也如是〈左傳〉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者處士常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王生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漢書〉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朝廷莫能名其功也及宣帝親政掖庭宫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韋元成以父任爲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

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南史

賈恩伯歷官都官尚書傾身禮士雖在街塗停車下馬容曰公今

貴重寧能不驕恩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 魏書

曹彬將兵伐江南既降李煜還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宋史

司徒富弼性恭儉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

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 人物志

劉賡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時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

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自是六館之士知讓之爲美德也元史

信國公湯和晚年益爲恭愼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姦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明史

吳琳以尚書乞歸太祖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陶安從克集慶進郎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

太祖多其能讓

大學士金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菴

儉約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禮記

丞相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史記

桓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怒令持去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晉書

陸納為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乃寄

爲之具安至納所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魏書

宰相韓滉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卽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唐書

李沆爲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史

范純仁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純仁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泰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元史

軒輗擢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明史

陶琰凡三督漕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琰性淸儉飯惟一蔬每到

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

吳嶽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過京口嶽名爲金山游攜酒一瓶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足供我兩人食矣歡竟日而還。

海瑞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

識見

晉師楚師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左傳

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熟矣今

寇至不及入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可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孔子家語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襄子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惟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

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歸趙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爲

之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諫相如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負荆至相如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 史記

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稱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入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胥靡之　漢書

王商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當有大水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成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

鄭衆力學知名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聘衆欲爲通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

衆不染於辭。後漢書

申屠蟠陳留人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陳琳爲大將軍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名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以劫太后琳諫曰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以此行事無異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

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秖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魏志

程昱爲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

山濤爲右僕射吳平之後武帝詔天下州郡悉去兵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晉書

蔡興宗爲尚書僕射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劉勔攻圍之琰嬰城

固守明帝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眞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許造果不敢降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歸順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敵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　南史

陸俟爲懷荒鎭大將諸高車莫勿訟俟嚴急請前鎭將郎孤世祖許之俟還京朝見言於世祖曰不過周年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明年諸莫勿果殺郎孤而叛世祖大驚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高車上下無禮臣涖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

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必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 魏書

桓彥範等誅二張也張柬之勸兵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 唐書

裴諝爲金吾將軍德宗即位大行將蔵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劾奏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

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李晟破賊入長安德宗至自梁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李沆爲相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政王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

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宋史

狄青出討儂智高始交阯願出兵助討安撫使余靖言其可信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青至檄余靖無通使徵兵上奏曰李德政聲言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

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畧

蘇頌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及頌執政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呂公著當國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

衆歎服

任諒歷官龍圖閣學士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亡昭然宜別立耶律之宗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雄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徽宗不聽大臣以爲病狂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

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初趙汝愚既相中外望治熹獨惕然以韓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汝愚以誣逐而朝權悉歸侂冑矣

楊榮成祖初簡入文淵閣同値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名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曰何料之審也 明史

黃淮爲大學士阿魯台歸欵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辭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成祖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到

正統初楊士奇言瓦剌漸强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殁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

于謙奉名督理兵部事時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其所爲郕

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大學士王家屛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畧顧養謙曰昔衛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奬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

智謀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史記

陳平從漢王漢王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凡六出

奇計輒益邑

陸賈爲大中大夫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陸生往請平曰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益相結平從其計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

崔浩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世祖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謀謨之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至此也　魏書

李德林爲相府屬三方搆亂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受尉遲迥饟金隋文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臨敵代將自古所難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前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階攴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北史

張說爲中書侍郎睿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朕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釁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 唐書

裴光廷爲鴻臚卿元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欲加兵守邊名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而懼夷狄非昭德也諸蕃突厥爲大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名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

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

崔祐甫同平章事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德宗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名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巳慙服

王旦爲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真宗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

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宋史

陳希亮知鳳翔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韓琦爲相時內侍任守忠交構兩宮一日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

修已簽趙粲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粲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名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塡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

沈括知延州朝廷出宿衞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鎭兵括以爲無歲不戰者鎭兵也今不均且名亂乃藏勅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

鄜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帥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敵覺耳因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敵得書果疑瓊分隸其衆國苦之邊亦少安　通鑑

王越有智計總制西陲奬拔士類籠畢豪傑入樂爲用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巵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巵賜之語畢益喜捐妓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爲盡死力

明史

楊一清總制軍務西討寘鐇中官張永監其軍時寘鐇已就執一清與永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閒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

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
心呂强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淸曰言出
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
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
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淸策誅瑾

穀玉類編卷二十